

# 三國志

三

漢書門			
五〇二	四二	一〇	一
二八	二	五〇	一
類	號	函	架
冊	架	函	號

内閣文庫			
二〇	五〇	一〇	一
二八	二	五〇	一
類	號	冊	架
冊	架	冊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28	
冊數	15 ( 3 )		
函號	280	1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三五一  
役雖經兵部題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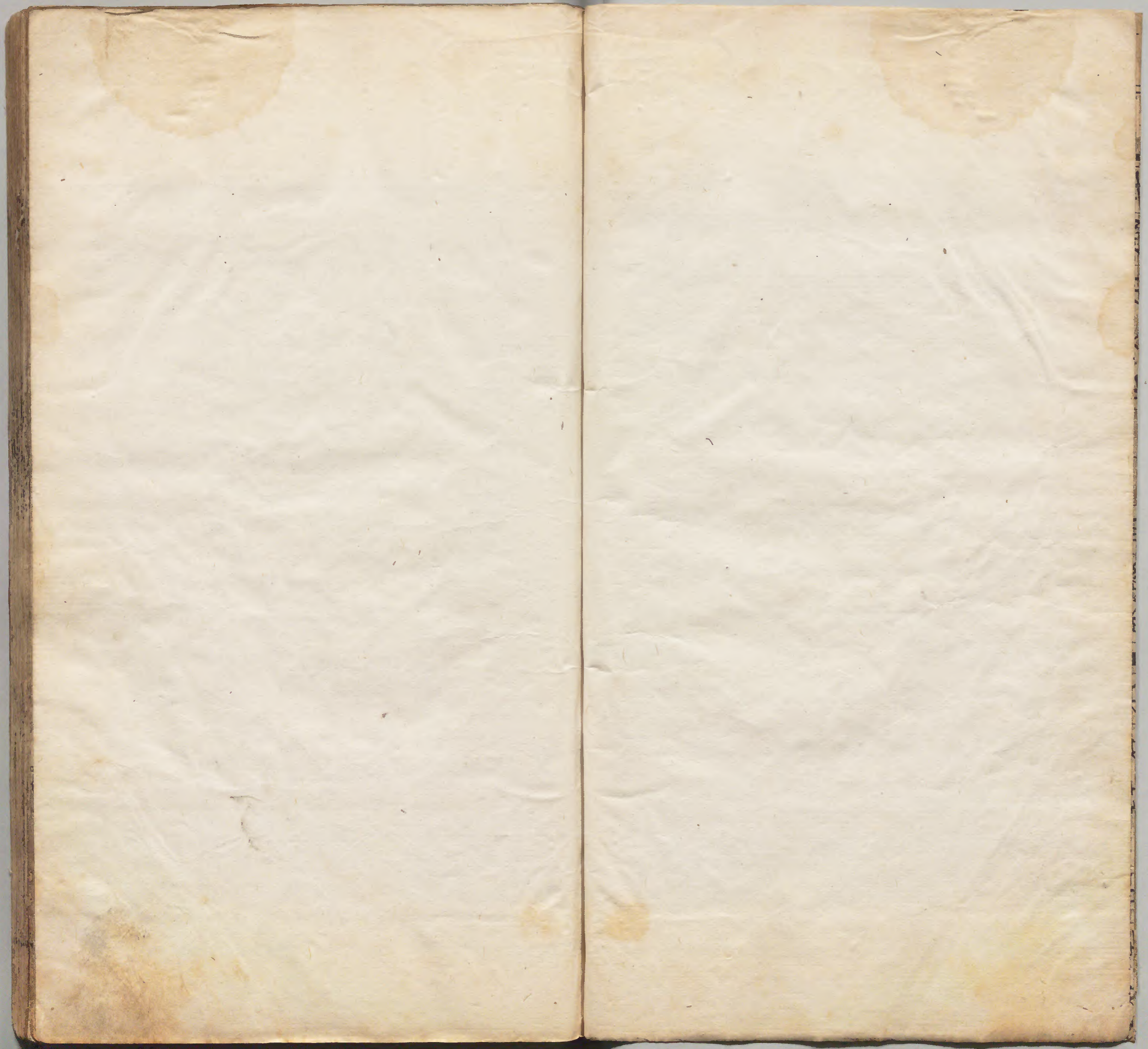
各該官司奉行不至相應申明以便遵定  
合無仍備行總督大臣督同各該都御  
史查照兵部原議酌量州縣大小大州  
縣務足千名之數其次八九百名又次  
六七百名最小州縣減至五百名而止  
務要上緊舉行期于保障地方伏乞

一先該禮科給事中傅鑰具奏兵部會同  
三法司議題今後守邊將帥失誤軍機  
除律有正條外若賊寇入境彼此衆寡

三五  
相當堪以出戰將官故不設備閉門不  
出被虜人民者依律問發邊遠充軍若  
虜衆兵寡勢難抵敵止可固守不可輕  
出致被虜掠人民者查勘是實奏

止是搶掠生畜不曾虜掠人民及殺虜沿  
邊哨探盡息軍人及沿邊採打柴草軍  
民不係境內人民者俱坐以應得罪名  
下午小月支賊入竟謀京人民事殺父







勸武

董二表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

三子長子擢字孟高早卒次即卓弟旻字叔穎

少好俠嘗游羌中盡與諸

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

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

得雜畜千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郡召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涼

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穎薦卓公府司徒袁隗辟為掾漢桓

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才武膂力少

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

征并州有功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

大魏早林  
卓穎  
漢桓

嘉清九平南列一鬼志六



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戍已校尉免徵

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

將討黃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

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

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池使水渟

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

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

獨全眾而還屯任扶風拜前將軍封叅鄉侯徵

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勅以營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効命之秋吏士踴躍戀恩念報名遮臣車辭聲懇劇未得即路也輒且行前將軍事

盡心慰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

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

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一旦之命乞將靈帝崩少

帝即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

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

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

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鍾鼓如洛陽即討讓等欲以脅迫

太后卓未至進敗漢記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異母

以妹倚黃門得入掖庭有寵光和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與畧載卓表曰

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氣上蒸妖賊遽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上饑乏不肯



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  
資直臣隨慰撫至新安巨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  
潰癰雖痛勝如養肉及溺呼船悔之無及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  
遂將其衆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穀  
門走至河上諸黃門既投河死時帝年十四陳留王年  
九歲兄弟獨夜步行欲還宮闔門逐螢火而行數里得  
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共迎帝於北芒  
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謡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  
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顯陽苑聞帝當還率衆迎帝典  
略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  
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  
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  
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曰初至終無所遺  
失卓大喜乃有廢立意英雄記曰河南中部掾閔貢  
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  
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百官奉迎於北芒阪  
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步騎數千來迎烈呵使  
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我不能斷卿頭

邪前見帝曰陛下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賊為  
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從我抱來乃於貢抱  
中取王英雄記曰一本云王不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

進衆所殺英雄記云苗太后之同母兄先嫁朱氏之子

與官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爵關下進苗部曲

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

衆故京都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

遠自所服率一五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

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

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



聖於是以及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代之俄遷

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

何太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

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為治今皇

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

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

之桐宮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

富於春秋行未有不失非前事之比也卓怒罷坐欲誅植侍

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車後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

永樂太后令以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

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

帝祚獻帝起居注載策曰孝靈皇帝不究高宗眉壽之祚

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

在喪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滯穢發聞擯辱神器忝汚

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

聖憲備茂規矩邈然豐下允上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

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

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

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官曰天禍漢室喪亂

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置宜為社稷

計誠合天人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

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郿侯贊拜不名劍履上殿

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逼

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

威震天下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眾睚眦之

隙必報人不自保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

御史掇龍宗詰卓白事不解劔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

苗棺出其尸枝解節棄於道邊又收苗母舞陽君殺之棄

尸於苑枳落嘗遣軍到陽城時適二月社民各在其

中不復收斂



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載其婦女財物  
以所斷頭繫車轆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  
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  
書周昱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所舉韓馥劉岱孔  
佃張資張邈等出寧州郡而馥等至官皆合兵將  
以討卓卓聞之以為昱瓊等通情賣已皆斬之後漢書曰伍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  
記曰昱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汝南人謝承  
其本邑使有罪太守使昱出教勅曹下督郵收之  
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  
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乎乞更授他  
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

遷詩中河南戶越騎校尉董卓作亂百寮震慄孚著小體於朝  
服熏扶佩刀見卓欲伺便刺殺之語關辭去卓遂至關中平國  
出刀刺之卓多力拒御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  
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反之有汝亂國篡主罪盈惡大今是  
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  
孚謝承記孚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  
不知孚為瓊之別名為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  
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  
銳衆從小平北渡統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  
盡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  
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  
楊彪曰昔盤庚五遷般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  
之民而海內安穩無故移都恐百姓驚動糜沸蟻聚為亂卓  
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今徙西京設令關東豪強敢



有勤者以我強六... 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歎沮我計邪邊章韓約有書未歎令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乘氏西行彪曰西方自處道徑也願未知天下何如耳議罷卓勃司隸校尉宣璠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司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漢十一世宗石苞室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帝更始赤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先隆漢祚而無故指官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曰國之重防又離石取材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卻我以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琬謂卓曰此大事揚公之語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隸奏彪及琬皆免官大駕即而卓部兵燒洛陽城外面百里又自將兵燒南比宮及宗廟府庫民家城內埽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沒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記曰卓獲山東兵以褚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熹殺之卓所愛胡特寵放縱為司隸校尉趙謙所殺卓大怒曰我愛狗尚不欲令人呵之而况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棍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乘青蓋

金華車爪畫兩轡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

記曰卓既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京師地震卓入問邕邕對曰地動陰盛大臣踰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遠近以為非宜卓從之更乘金華皂蓋車也 卓弟旻為左將

軍封鄜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典兵宗



族內外並列朝廷

英雄記曰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

渭陽君於郿城東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軒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

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

兄子璜為使者授印綬 為禮乃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府啓事

山陽公載記曰

初卓為前將軍皇甫嵩為左將軍俱征韓遂各不相下後

卓徵為少府并州牧兵當屬嵩卓大怒及為太師嵩為衛

史中丞拜於車下卓問嵩義真服未乎嵩曰安知明公乃

至於卓曰鴻鵠固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

明公俱為鴻鵠不意今日變為鳳皇耳卓笑曰卿早服今

曰可不拜也張璠漢紀曰卓抵其手謂皇甫嵩曰義直

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默然遂與嵩和解

築郿塢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為三十年儲英雄記曰

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卓

施帳幔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

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轉杯案間

會者皆戰慄亡矢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太史望氣

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

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

袁術交關遂害殺之傳子曰靈帝時榜門賣官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走皆入錢上千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時皆一時顯士猶以

貨取位而况於劉瓛唐珍張顛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

瓛以黨諸常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

張顛中常侍張奉弟法今苛酷愛憎淫刑互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史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幽籍

更不清為第不順有應比者皆身謀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悉摧破銅人鐘虞

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六五分無文章肉好無

輪郭不磨鑿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

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

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是時天子有疾

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

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

至肅等格卓卓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夷

三族主簿田景前趨卓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

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

呂卓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自

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蹶不前卓心怪欲止布勸使

行乃乘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曼璜等

及宗族老弱悉在殿皆還為其羣下所射卓母年九十

走至端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

死於郿者欽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

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噴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

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

士庶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

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主

殘臣天地所不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主

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邕

謝允曰雖以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

玩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患入願點首為刑

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

嘉靖九年補刊

鬼志六



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  
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臣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  
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復令然不應反言  
於王允之坐斯殆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  
斯世而云王允謂孝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  
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  
謂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  
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罔不通之甚者  
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動志士反  
還內寵恩之邕恐乃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  
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  
書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早  
重其才厚遇之每有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  
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壻中郎將牛輔典兵別  
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  
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等

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魏書曰輔恆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

符以鉄鎖致其旁欲以自疆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允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常為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其後

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

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北

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

已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

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

衆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衆十餘萬

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

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敗允乃呼文才整脩使東解釋



之不假借以温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與卓故部曲

那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城陷與布戰

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者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

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瑣門外謂允

曰公可以去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不獲則奉身以

死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弩力謝關東

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

植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頔吏民死者

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

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

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

臣等為卓報讎弗敢為逆也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允窮逼

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

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

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

公並辟歷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

今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節自天子以

下皆倚賴焉卓亦惟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夫士以正

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分其權伺其間而

-5 225 35 850" data-label="Text">

獎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主於忠義也故

推卓不為失正分權不為不義伺而不

為狙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葬卓於郿大風

暴雨震卓墓水流入葭漂其棺擲催為車騎將軍

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詔為後將軍美陽侯稠

為右將軍萬年侯催汜稠擅朝政

英雄記曰催北地人汜張掖人一名多

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是歲韓遂馬騰等

降率眾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

西將軍屯郿侍中馬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

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



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騰

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時三輔民尚數

十萬戶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饑困二年

間相啖食略盡獻帝記曰是時新遷都官人多亡衣服

中有衣胡為復作邪詔賣廐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

者李催曰此上意不可拒催不從之將爭權遂殺稠

并其衆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

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相

與善語以別邂逅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

利還告催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催以是

疑稠與韓遂私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 汜與催

從催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妻乃以鼓為藥汜將食妻

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滴藥示之曰一栖不雄我固

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復請汜大醉汜疑催藥

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催質

天子於營燒宮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

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汜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

迎天子揚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

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

人伏氏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催復移乘

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階絕諸侍臣皆有饑色時



聞權欲移乘輿與權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  
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釋也今爭睡皆之隙  
以成干鈞之讎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改寤遂成禍亂  
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  
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  
涉三而弗改滅其項凶不如早共和解引兵還屯上安萬  
乘下全生民豈不幸其催大怒欲遣人害温其從弟應温  
故椽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温與權書問待中常洽曰催  
弗知臧否温言太切可為寒心催使公卿詣温請和泥  
對曰李應已解之矣帝乃悅

皆執之 華嶠漢書曰紀饗公卿議欲攻催楊彪曰羣臣共  
刃之中郎將楊密及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 獻帝起  
左右多諫泥乃歸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詠擊鼓下神  
催姓喜鬼怪左道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  
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  
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催  
帶二刀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催帶仗皆惶恐  
亦帶劍持刀先入在帝側催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  
為帝說郭況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催喜出言明陛下

貞賢聖上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  
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  
刀也侍中李祺催州里素與催通語催所以持刀者軍中  
不可不爾此國家故事催專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早甫  
命涼州舊姓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靜天  
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  
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乘是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  
為如是而君若欲利郭多李催有膽自知之羈答曰昔旬  
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彊明將  
軍目所見內有反圖之斯須之間頭縣竿端此有勇而無謀  
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子孫擇權宗族荷寵國家  
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脅至尊誰為輕重  
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  
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催不  
納顧言而謂之令出郡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顧曰李  
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顧曰李  
將軍於鄉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顧曰胡  
敬才鄉為國家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



日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樂卿何事者卿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悻悻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麗答語切恐惟聞之使勃遣鄴言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麗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惟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丞惟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眾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邪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支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記等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鄧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催汜悔遣天子復相

與和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

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催汜大戰奉兵敗催

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獻帝記曰時

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

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

卓既誅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

中大尉周忠皇甫嵩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

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

子萌澹津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學與王粲善臨

當就國粲作詩以贈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

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獻帝記曰

今天子浮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從此已

嘉靖九年補刊

卷三十一

十一



岸岸高不得下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  
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十疋綃乃取德  
綃連續為輦行軍校尉尚弘多力令弘居前負帝  
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衆復遣船收諸不  
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奉暹等遂以天子都  
乃操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

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

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遣

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

馬數乘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

無開閉天子與群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答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擯之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自齎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嗔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共乃以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雖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

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

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荆棘依丘牆閭州郡各擁

兵自為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即以下自出樵

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

奉王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英雄記曰

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杼秋屯帥張宣所邀殺董承從太

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

將誅催夷三族典略曰催頭汜為其將五習所襲

死於郟濟饑餓至南陽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



攝其衆才樂留河東才為然家所殺樂病死遂騰  
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  
十六年起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  
在武紀遂奔金城為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  
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從張魯後奔  
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

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

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  
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帝時至司徒生  
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  
干弟成左中郎將並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魏書

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  
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兄也出後

戎為子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部貴威權豪自  
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

事不諧問文開紹有姿兒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

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

之勿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追行  
父服凡在家廬六年禮畢隱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  
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  
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交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諸  
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  
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  
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臣松之案魏書云紹逢之庶子  
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  
禮無其文况於所後而可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

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官

續漢書曰



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亂春秋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竇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世雖周之

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術將虎賁燒南宮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遂敗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



遺紹不應橫刀長楫而去

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關非萬機之王陳

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

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

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

宣聞天下公欲廢適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

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乃為

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

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諮謀若但以

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彊為

甚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

違詭遜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孝闕之鋒有志功業者理

豈然哉此語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比城門

妄之甚矣

校尉伍瓊議郎何顥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

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

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

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

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

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

乃拜紹勃海太守封祁鄉侯紹遂以勃海起兵將

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

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

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

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

英雄記

說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

答云冀州兵糧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可與

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

使說利害為陳禍福馥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紹從

鬼志



其言而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  
高幹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  
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  
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諲曰公孫提燕代之卒  
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冀  
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  
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  
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  
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  
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

恆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  
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  
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  
立可餓殺柰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  
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  
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彊弩萬張屯河  
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  
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  
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  
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子  
請自以見兵拒之自日之間必土崩瓦解鮮明將軍但當開  
問高枕何憂何懼不從乃避位出居趙紹遂領冀州  
忠故舍遣子



牧從事沮授沮音道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

人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爲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表紹得冀州又辟焉 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字本初自以卓遺執金吾胡毋班將爲年與字合必能克平禍亂

作大匠吳脩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

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出謂之八廚承後漢書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自古以來未有下土諸侯舉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擲鼠忌器器猶忌之況卓今變宮闈之內天子爲藩屏幼主詔命關東諸郡雖實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受下獨囚僕於獄欲以豐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有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張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者有靈當訴何足下於皇天夫婚媾者禍福之機日著矣曩爲一體今骸也臣得書抱班二人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

見卷二

見卷二



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

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

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馥懷懼從紹索去往往依張

邈英推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馥

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見圖構

無何起至溷自殺英推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中賊大

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合戰於界首南二

十里步兵二萬餘人為方陣騎為兩翼左右各五千餘

甲光照天地紹令瓚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擊千張交承

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又在涼州曉習羌閩兵

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斗直前衝突瓚擊雷

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所署興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

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敗兵還戰

紹在後表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不為設備惟

帳下疆擊數十張大戰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二千餘

匹卒至便圍紹數重弓矢雨下別駕從事田豐欲欲卻

入空垣紹以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入牆間豈

可得活乎瓚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

卻會瓚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瓚戰常乘白馬追不虛發

數獲戎捷勇相告云當避白馬因勇所忌簡其白馬數千

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

卷之三十一



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異州牧壹壽遂尋山北行薄  
 擊諸將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  
 郭大賢李六日千氏根等皆屠其地壁奔走得脫斬首數  
 萬級紹復還屯鄴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太僕趙  
 岐和解開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帝命岐  
 往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  
 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瓚若開雲見日何喜如  
 之昔實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  
 見同與共出時人以為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  
 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瓚義後恃功而驕恣紹乃發  
 之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

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獻帝傳云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

兩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  
 內圖相威未有存主卹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  
 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  
 悅將從之郭圖海子瓚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  
 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

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巨  
 以計也若不早圖又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  
 將軍其圖之紹弗能用案此書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

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

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為大將軍

封鄴侯 獻帝春秋曰紹班在太祖下怒曰曹操當死

太祖聞而以大 紹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

其眾 典略曰自此紹貢御帝慢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

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且誅紹乃殺苞以自解九州

春秋曰紹延徵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

子之望也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敢失

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夫君子之望難平以有為矣

英雄記載太祖作董卓詔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驚

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園桑如此之文則



玄無病而卒錄書  
不見故載錄之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

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諸兒各據一州也  
授諫曰世

稱一兔六窟萬人逐之  
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

年均以與德共則  
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戒不

授出曰禍其然此乎  
禮始至青州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

祖拜為刺史其土自  
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

楷東攻孔融曜兵海  
隅是時百姓無主欣戴之矣然信無

羣小好受近言肆志  
奢淫不知稼穡之艱難華彥孔順皆

穢侵小人也信以為  
腹心王脩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

容慕各敬士使婦弟  
領兵在內至令草竊而井而外勇掠

田野別使兩將募兵  
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取貧弱者

多乃至於竄伏丘野  
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

者著籍不盈數百收  
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

不彊棄軍期安居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

并州眾數十萬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

謀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率簡精卒十萬騎

萬匹將攻許武世語曰紹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素魏

由此推之但冀州兵口如此況兼幽并及青州乎紹之

大憂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獻帝傳曰紹將南師

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

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

表曹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

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

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

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

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持眾

憑疆謂之驕兵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官許

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氏法

今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乘萬安之密

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曰不義

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臣竭力將士憤怒人思

自聘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弗取反受其

咎此越之所以霸矣之所以亡也監軍之計計在持卒而



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請授監統內外威  
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不同者昌王與巨  
同者六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  
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干瓊各典一軍遂合  
而先是太祖遣劉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  
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太祖遣劉岱王忠  
擊之不克建安五年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說紹襲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  
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  
備備奔紹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聞明主圖危  
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疆素弱三趙  
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  
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  
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能道  
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操祖

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孽發放橫傷他處  
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全犖壁輸貨權門竊盜鼎  
司傾覆重器擄賢聞遺魏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  
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  
揮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取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  
略謂其鷹大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勇退傷  
夷折劍數喪師徒幕府報復分兵命銳陷完陳轉表行東  
郡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蹙威振冀燮秦  
善善故九江太守邊讓美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被棄縣之戮妻帑受灰滅之咎自是士無憤  
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  
呂布仿惶東裔蹈據無所幕府唯彊徐弱技之義且不登  
叛人之黨故復接旌擐甲帶卷赴征金鼓響雲布東漢之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亮立之  
民而有造於操也後會鑿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  
有北鄙之警匪違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  
繕脩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宵遷省禁甲海王官  
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  
光五宗濟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

鬼志

十三



以日百寮錯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而已故太尉楊  
 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雅皆被以非罪擢美并兼五  
 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  
 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絕言路擅  
 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靈松柏桑  
 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得尸略取  
 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立中郎將摸金校  
 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禁虜之態  
 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繒繳充蹊坑  
 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  
 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列無道之  
 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詒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集可彌  
 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  
 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彊禦築逆拒  
 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主師以相掩襲故  
 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躡亦梟夷故使鋒芒  
 坐縮厥圖不果屯據倉敖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  
 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載百萬胡騎千羣  
 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  
 齊梁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掩其後雷震

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而沃燥炭有  
 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絕操以精兵七百  
 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  
 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此陳  
 琳之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  
**諫紹良性促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  
**延與良戰破斬良**  
 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  
 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在則威無不加  
 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君何懼  
 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克公孫  
 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怙軍之破敗在此舉也  
 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羸弱姬今之謂也  
**紹渡河壁**  
**延津南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  
**禽紹大將紹軍大震**  
 獻帝傳曰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  
 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  
 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  
 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



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其部衆兵屬郭圖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

衆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

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

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

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太祖

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

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旛動而鼓說曰旛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

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

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

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支

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

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

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之破瓊等悉斬之太祖

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衆降紹衆大潰

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衆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

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為人所執請太祖獻帝傳云授大

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也

絕不圖今日乃相禽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

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

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

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

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

笑遂殺之

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鉅鹿人

云勃海人豐天安

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  
關官擅朝英夫被害豐乃棄官歸家卒紹起義甲許厚幣  
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  
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  
亮直數諫之於紹紹遂忌豐紹軍之敗也土崩奔北師徒  
畧及平皆州膺而泣曰向令田豐在也不至於是也紹謂  
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田別駕前諫止吾  
輿衆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拙手大笑  
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  
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  
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向以過之故  
君貴審才且尚量主君用忠良則伯王之業隆臣奉閭后  
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  
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  
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紹外寬雅  
逝將去汝適彼桀士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  
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



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自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

美而紹妻劉氏性酷妬紹死備尸未殯寃疾五人劉氏殺之

以為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審配逢紀與

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眾以

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

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

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比征譚尚譚軍黎陽尚

火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

與譚怒殺紀英雄紀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

甚親信之與共舉事後紹用其計不睦或有讒配於紹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吾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

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太祖渡

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譚遂奪其

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

黎陽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

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鄴收其麥按陰安引

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遂舉兵

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請太祖

請救太祖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

駕降害禍難般流尊公殂殞四海悼心賢胤承統遐邇屬望咸欲展布旅力以投盟主雖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寤



青蠅飛於千旂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爲二體皆齊絕  
爲異身昔三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蓋有之矣然或  
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主或欲以固冢  
嗣未有棄親即異抗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  
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句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  
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  
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違難不適雖國豈  
可忘先君之怨棄至親之好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  
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爲務  
雖見憎於夫夫未若鄭莊之於姜氏兄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棄指  
前忿遠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  
辛郭禍結同生追關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  
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哽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  
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疆弱之  
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爲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  
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  
之負當唯我義是務唯國是康河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  
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  
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无除曹操

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  
神遠而克已復禮當振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  
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勳力爲君  
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  
鶴望異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  
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尚盡不從漢晉春秋載審  
配獻書於譚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  
畧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  
而蔽管蔡之獄季友歆歆而行鍼叔之鳩何則義重人輕  
事不得已也昔衛靈公廢蒯瞶而立輒蒯瞶爲不道入戚  
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  
以蒯瞶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  
豈况况兄弟乎昔先公廢紕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  
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  
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  
斬衰居廬而將軍齋于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  
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誦媚交亂懿親將軍奮赫然怒  
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濞刑自是之後靡疽破  
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疆  
胡簡命各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士之



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  
 為鷹行賦為幣士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  
 告勞何則推慈憲忠赤之情盡家一肝腦之計屑齒輔車  
 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  
 禦寇寧家何面凶險讒慝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姦利至今  
 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  
 言違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橫易奠  
 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  
 裸民滿野或有髡髮削膚割截支體冤屍痛於幽冥創痍  
 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  
 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轉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  
 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  
 室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靜師拱  
 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  
 之患隕先公高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  
 不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  
 赦而屠辱各二不其心臨陣叛我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  
 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  
 以緩追之慮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因獸必關以下嚴  
 行而將軍師族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

將軍改往備未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  
 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播增毒螫蜂  
 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  
 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  
 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  
 亂家禮有常刑故奮獎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  
 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  
 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蕘圖頭  
 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珖典略曰譚  
 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効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  
 解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  
 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  
 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  
 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  
 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



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  
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  
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  
塹周四十里初令濇示若可越配望而突之不出  
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  
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  
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  
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  
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遠尚亦破走  
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

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  
等臨陣降眾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  
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  
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  
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  
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素紹領冀州  
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摠幕府初譚之去皆可  
幸毗郭圖家得山而幸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  
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急辛郭壞敗其  
州乃遣人馳詣郭獄指殺仲治家是時辛毗在軍聞門開  
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諸帳下  
辛毗寺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  
曰狗輩正猶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  
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城門配曰不知也  
曰白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曰



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  
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辛毗  
等謂配曰正當卿竟何如我配曰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  
笑謂配曰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時帝春秋並云太祖兵  
在北雖死實山陽公載記及表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  
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  
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救窮之日方逃身於  
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  
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  
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史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  
籍之罪人達李之所不取者也

太祖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  
開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  
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  
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  
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  
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  
太守冷長背素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  
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軟至別駕韓珩曰吾受  
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  
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  
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  
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  
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  
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



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

之典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

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

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典畧曰尚

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

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

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廐中然後請

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

字顯奔尚字顯南吳書曰尚有弟名買與尚俱走遼

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弟未詳太祖高韓玠節屢辟不至卒於家賢先

行狀曰玠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

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弟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

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

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術得據其

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歛無度百姓

苦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

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

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

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

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復與術書曰前與

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

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

可冀如何有疑又宰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

嘉靖九年補刊 鬼志六



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澈有周成之質賊  
 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  
 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  
 來奔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  
 為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  
 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  
 此非所聞也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  
 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讐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  
 滅卓不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  
 識其他  
 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臣松之案英雄記  
 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表紹遣表遺領州敗散奔沛  
 國為兵所殺表術更用陳瑀為揚州瑀字公瑋下邳人  
 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兵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退  
 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此則温不為術  
 所殺與本傳不同  
 以張勳橋蕤等為大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  
 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

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大錄注以日磾  
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廬植蔡邕等共校中書歷位  
九卿遂登台輔 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  
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從之曰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  
公雖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末去而  
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在厚憂患而死  
 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弟  
 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昔  
 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  
 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為之  
 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  
 為吾忌贅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  
 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



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志朋今雖季世未有亡秦  
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  
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  
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  
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  
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與平  
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  
弱海內鼎沸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  
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  
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有其二猶服

事殷明公雖弈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  
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烜之符

命遂僭號典略曰術以素姓出陳陳舜之後以士承人  
自以名字當之乃建號稱仲氏以九江太守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

北郊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比皆服綺縠餘梁肉州

春秋曰謀馬方女國色也避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  
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寵語之口將軍貴人有志節當  
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敬重馮氏以為然後見術輒垂涕  
術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廁梁術誠以  
為不得志而死乃厚加瘞歛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

術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  
陳蘭於瀟山復為所拒憂懼不知所出將歸帝號



於紹欲至青州從表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於紹曰漢之失天

丁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與周之末年七國分勢無異卒疆者兼之耳如袁氏受命當王

符瑞炳然今丑擁有四州民戶百萬以疆則無與比大論德則無與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續絕命於已滅乎

紹陰然之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所拒留任三日士衆絕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閉廚下尚有麥屑三十斛

時盛著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櫺牀上歎息良久乃大妻子宅曰表術至於此乎因頓伏牀下嘔血斗餘遂死

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

女入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紀

口表與同郡人張隱薛郁王訪宣靖公褚恭劉祗田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

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

承漢書曰表受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倫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借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是故邊伯

王耻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眩然自遺於世暢答曰以約身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

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

帝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

兵軍襄陽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

領長沙太守具羽為華容長各四兵作亂表初到華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耐良嗣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

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表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

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趨下何意所至之不從而問興兵與策乎表頷曰越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

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表術勇而無斷蘇代具羽皆武人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高下所患越有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

必以表奉后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



八郡可傳檄而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害猶季  
之滿也吳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者五  
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殺即曲唯江夏賊張虎陳生  
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騎往就降之江南遂悉平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

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李傕

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荆

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

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羲諫表表不聽漢晉

曰表吞義曰內不失真職外不肯盟羲辭疾而退

終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

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

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

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甚得江湘同心

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為人不甚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

表馬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

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

十餘萬英雄記曰州界羣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博求

儒士使蔡母闔宋忠等撰定五經章句謂之後

定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

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變從

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並爭兩雄相

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



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崩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

傳子曰初表謂嵩曰今大亂未不知所定曹公擁

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舉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各定以死守之今策各委質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威怒持節將斬之數曰韓嵩敢懷貳邪衆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具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凶  
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太祖之始征搆城劉備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

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



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允為之支黨乃  
 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雠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瑁允恐琦  
 見表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謂曰將軍命君  
 撫臨江夏為國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來必見譴怒傷  
 親之歡心以增其疾非孝敬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  
 流涕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  
 平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  
 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  
 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  
 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

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池  
 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  
 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琮舉州降  
 備奔走夏口傅子曰巽字公弟瑗瑗傳達有知人金時  
 賜爵內侯文帝時為侍中太和中外巽在荆州目能統  
 為守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於諸  
 葛亮潛位至尚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不知聞  
 巽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媛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解弛無備  
 輕行軍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  
 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一勝  
 之功保守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  
 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謡曰八九年間始欲表至十三年  
 無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  
 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妻死諸將並零  
 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袁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



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  
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  
里即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  
意李立為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  
為荆州刺史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魏武故事載  
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獲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  
以用其民矣身後後諸子鼎峙雖終難全猶可引日青  
州刺史琮心高志潔智深慮廣輕茶重義薄利厚德茂萬  
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名之譽上耀先君  
之遺塵下圖不朽之餘祚勉永之棄并州寶融之離五郡  
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  
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崩越等江省十

五父越為光祿勳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  
掾越勸進誅諸閹官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為汝陽  
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崩越度耳建  
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大祖報書曰

者反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嵩大鴻臚先賢行狀  
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  
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逼  
以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遠  
忤奉使到許事在前注荆州平嵩疾病就在所拜授大鴻  
臚印義侍中義章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零陵

傳曰先字始宗傳學彊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  
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  
如何郊天也先對曰劉牧託漢空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  
王道未平群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願修章表而不獲  
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群凶為誰先曰舉  
目皆是太祖曰今日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  
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  
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出先  
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  
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  
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  
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倉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



傳及倉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摯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世語曰表死後八十年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里數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

未之有也英雄記曰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世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

身滅抑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臣松

為策紂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

泥四海其殘賊之性寔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豪華

之功繼介之善而倡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地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

足見其大惡袁紹紹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

世表跨蹈漢南紹膺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

無決有才而不能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

禮崇愛至於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

羽背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

羽遠矣

董二袁劉傳第六

魏書

國志六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呂布傳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

史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主簿大見親待

靈帝崩原將兵詣洛陽

英雄記曰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麤略有武勇善騎射為

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戰知書少有吏用

與何進謀誅諸黃門

拜執金吾進敗董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

兵眾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

卓卓以布為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布便弓

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

嘉祐九年補刊

魏志七



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行止常以布自衛然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注拳力也為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閣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自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語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由是

權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

英雄記曰郭汜在城北布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對戰布以矛刺汜汜言且却兵但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翼布不能拒李權

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臣松之案英雄記曰諸書布以四月

二十三日殺卓六月一日將數百騎出武關欲詣袁

術布自以殺卓為術報讎欲以德之術惡其反覆

拒而不受北詣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

兵萬餘騎數千布有良馬曰赤兔

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自有呂布馬

中有赤兔常與其親近成廉魏越等陷鋒突陣遂破燕

軍而求益兵眾將士鈔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

紹求去紹恐還為已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



露布走河內英唯記曰布自以有功於袁氏輕發紹下

紹假布領司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

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於帳側使人於帳中鼓

箏紹矢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所布床

被謂為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尚在乃閉城門布遂引去

與張揚合紹令眾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英雄

揚及部曲諸將皆受權權託託購募共圖布布聞之謂揚曰布

鄉州里也鄉殺布於鄉弱不如賣布可極得權爵爵寵寵揚

於是外許許內實保護布權患

之更下大封詔書以布為州太守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

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

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

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茲將兵隨太祖袁

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紹紹使太祖殺

邈太祖不聽責紹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

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之益德太祖太祖

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

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揚也過

邈臨別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

擊也心不自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謙邈弟超

-5 225 35 855" data-label="Text">

與太祖將陳宮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

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

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眄亦足以為人豪而反制於



人不以鄙平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  
戰無前若權迎之共牧兗州觀天下形勢俟時事  
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太祖初使宮  
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東迎布為兗州牧據濮  
陽郡縣皆應唯鄆城東阿范為太祖守太祖引軍  
還與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  
歲旱蝗蝗少殺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  
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英  
記曰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  
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  
殺布耳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  
食名備為弟簡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說邈從

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圍數月屠之斬超

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未至自為其食所殺獻帝

曰袁術議稱尊號謂術曰漢據火德絕而復揚德澤豐  
流誕生明公居軸處中入則稟于上席出則為衆目之  
所屬華霍不能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可謂巍巍蕩蕩  
無與為貳何為捨此而欲稱制乎福不盈皆禍將益世莊  
周之稱郊祭犧牛養飼經年衣以文繡宰執鷹刀以入廟  
門當此之時求為孤憤不可得也按本傳邈詣術未至而  
死而此云諫稱備東擊術布襲取下邳備還歸布布  
尊號未詳孰是

遣備屯小沛布自稱徐州刺史英雄記曰布初入徐

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  
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為術掃滅備取使術明日於  
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南詣封部  
為曹操逆所拒破流離逆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  
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  
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悲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



軍有三小功在術雖不敏奉道以死將軍連年或戰軍  
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降道非在此止當駭復  
致若典器戰元休名所乏少大小唯命與得書大喜遂造下  
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京兆人也高刺史東之郡而  
太祖已臨兗州尚南依表術術替號欲以高為大射不  
顯言私使人謂之尚無屈意術亦不敢疆也建安初尚逃  
還為術所害其後尚喪與太傅馬日禪喪但至京師天子  
嘉尚忠烈為之咨嗟詔百官祭拜子瑋郎中而日禪不  
與焉一英雄記曰布水陸東下軍到下邳西四十里備中  
郎將丹揚許耽夜遣司馬章誰來詣布言張益德與下邳  
相曹豹共爭益德殺豹城中大亂不相信丹揚兵有千人  
屯西門丹揚軍便開門內將軍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  
向城西門丹揚軍便開門內將軍小踊躍如復更生將軍兵  
天明丹揚兵悉開門內布於門上生步騎放火大破  
益德兵獲備妻子軍資及部曲將吏士家口建安元年六  
月夜半時布將河內郝萌反將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詣廳  
事閣外同聲大呼攻閣堅不得入布不知反者為詐直  
率婦科頭袒衣相將從溷上排壁出詣都督高順澄置排  
順門入順問將軍有所隱不布言河內兒聲順言此郝萌

也順即嚴兵入府弓弩並射萌眾萌眾亂走天明還故營  
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  
性與性逃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  
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傍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  
也性言萌常以此問性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  
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善養視之創愈使安  
撫萌故營  
領其眾  
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備備求救於

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  
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  
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  
靈等聞布至皆歛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  
安屯遣鈐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  
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



不喜合鬪但喜解鬪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  
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  
解去不中可留決鬪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  
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  
結布為援乃為子索布女布許之術遣使韓胤以  
僭號議告布并求迎婦沛相陳珪恐術布成婚則  
徐揚合從將為國難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  
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宜與協同  
策謀圖太山之安今與術結婚受天下不義之名  
必有累卵之危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

追還絕婚械送韓胤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太  
祖布不肯遣會使者至拜布左將軍布大喜即聽  
登往并令奉章謝恩英雄記曰初天子在河東有  
畜積不能自致遣使上書朝廷以布為平東將軍  
封平陶侯使人於山陽界亡失文字太祖又手書  
厚加慰勞布說起迎天子當平定天下意并詔書購捕公  
孫瓚袁術韓暹楊奉等布大喜復遣使上書於天子曰臣  
本當迎大駕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許臣前與操交兵今操  
保傳陛下臣為外將欲以兵自隨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  
州進退未敢自寧答太祖曰布獲罪之人分為誅首手命  
慰勞厚見褒獎重見購捕袁術等詔書布當以命為效太  
祖更遣奉車都尉王則為使者齎詔書又封平東將軍印  
綬來拜布太祖又手書與布曰山陽屯道將軍所失大封  
國家無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為作印國家無紫綬自  
取所帶紫綬以籍心將軍所使不良袁術稱天子將軍止  
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將軍使復重上以相明登見太祖  
忠誠布乃遣登奉章謝恩并以一好綬答太祖



因陳布勇而無計輕於去就且早圖之太祖曰布  
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即增珪  
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別太祖執登手曰  
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今登陰合部眾以為內應始  
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  
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  
子並顯重為鄉所賣耳卿為吾言其說云何登不  
為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  
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  
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

解術怒與韓暹楊奉等連勢遣大將張勳攻布布  
謂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為之柰何珪曰暹奉  
與術卒合之軍耳策謀不素定不能相維持子登  
策之比之連鷄勢不俱棲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  
人說暹奉使與已并力共擊術軍軍次貝所有悉許  
暹奉於是暹奉從之勳大破敗九州春秋載布與暹奉書曰  
二將軍拔大駕來東有元功  
於國當書勳竹帛萬世不朽今素術造逆當共誅討柰何與賊  
臣還共伐布布有殺暹奉之功與二將軍俱為功臣可因今共擊  
破術建功於天下此功不可失也暹奉得書即還計從布布遣  
軍去勳等皆步進奉兵同時並發斬十將皆殺傷墮水死者  
不可勝數英雄記曰布後又與暹奉二軍向壽春水陸並進  
所過虜畧到鍾離大獲而還既渡淮北留書與術曰足下將軍  
疆盛常言猛將武士欲相吞滅每抑止之耳布雖無勇虎步淮  
南一時之間足下鼠竄壽春無出頭者猛將武士為悉何足下



喜為大言以誣天下天下之人安可盡誣古者無交使在真  
間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遠可復相聞布渡畢術自將  
步騎五千揚兵淮上布皆於水北大哈笑之而還時有東  
海蕭建為柳琳相治官保城自守不與布通布與建書曰天  
下舉兵本以誅董卓爾布殺卓來諸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  
先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  
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昔與下邳  
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為郡郡作帝縣縣白  
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惟樂毅君亦  
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樂毅君亦  
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  
簿齋賤上禮貢良馬五匹建尋為賊所襲破得建  
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高順諫曰將軍躬殺董卓  
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盼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  
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  
登城拒守布不能移引還下邳霸後復與布和

建安三年布復叛為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  
破之太祖遣夏侯惇救備為順所敗太祖自征

布至其城下遺布書為陳禍福布欲降陳宮等自

以負罪深沮其計獻帝春秋曰太祖軍至彭城陳宮謂  
布宜逆擊之以逸擊勞無不克也布

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水中及太祖軍攻之急布於白  
門樓上謂軍士曰卿等無相困我自當明公陳宮曰逆

賊曹操何等明公今日降  
之若卵投石豈可得全也布遣人求救於術術自將

千餘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英雄記曰布遣許  
汜王浩言急於術

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為復來相困都元楷曰明  
上今不救布為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借號故呼

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  
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太祖

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布欲令陳宮高順守城自  
將騎斷太祖糧道布妻謂曰將軍自出斷曹公糧道是也

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官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如有蹉  
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願將軍諦計之無為宮等所誤也

妾昔在長安已為將軍所棄願得龐舒私藏妾身耳今不  
能顧妾也布得妻言愁悶不能自決魏氏春秋曰陳宮

志若清九年刊

魏氏春秋



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若將軍以步騎出屯為勢於外官將餘眾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來攻城將軍為救於外不過旬日軍食必盡擊之可破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來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公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敗太祖擊圍之

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宋慮魏續縛陳宮將其

象降九川春秋曰初布騎將侯成遣客牧馬十五匹客悉驅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成自將騎逐之悉得馬還

諸將合禮賀成成釀五六斛酒獵得十餘頭豬未飲食先持十指五斗酒自入詣布前跪言間蒙將軍恩逐得所失

馬諸將來相賀自釀少酒獵得豬未敢飲食先奉上微意布大怒口布禁酒卿釀酒還諸將禮由

邪成大懼而去棄所釀酒還諸將禮由布與其麾下登

白門樓兵圍急乃下降遂生縛布布曰縛太急小緩之

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

今已服矣天下不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

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進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

陽及董太師乎太祖領之布因指備曰是兒最叵信者

英雄記曰布謂太祖曰布待諸將厚也諸將臨急皆叛

布耳太祖曰卿背妻愛諸將婦何以為厚布默然獻帝

春秋曰布問太祖曰何瘦太祖曰君何以識孤布曰

昔在洛會溫氏園太祖曰然孤忘之矣所以瘦恨不早

相得故也布曰齊桓舍射鉤使管仲相今使布竭股肱

之力為公前驅可乎布縛急謂劉備曰玄德卿為坐客

我為執虜不能一言以相寬乎太祖笑曰何不語而

訴明使君乎意欲活之命使寬縛主簿王必趨進曰布

劫虜也其衆近在

外不可寬也

太祖

曰本欲相緩主簿復不聽如之何於是縊殺布布與

鬼志七



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英雄記曰順為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

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為千人鎧甲關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无不破者名為陷陣營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

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輒喜言誤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布從

郝萌反後更疏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

太祖之禽宮也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

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

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魚氏典畧曰陳

宮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太祖後自疑乃從呂布為

布畫策布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軍士執布及宮太祖皆見之與語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謂宮

曰公臺卿平常自謂智計有餘今竟何如宮顧指布曰但坐此人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祀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官曰官聞將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

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復言官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官不還顧宮死後太祖待

其家皆厚於初陳登者字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又掎角呂

布有功加伏波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劉備

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

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

表曰欲言非此君為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

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

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



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  
 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  
 田問舍言無可米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  
 小人欲卧自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聞邪  
 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  
 造次難得此也先賢行狀曰登忠亮高爽沈深有  
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習年二十五舉孝廉  
除東陽長養耆育登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牧  
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曰之宜盡鑿溉之利  
衆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  
州之羣萬有餘戶東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  
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太祖到下邳登率郡兵為軍  
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

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殺張弘懼為後累夜將登  
 三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甚得江  
 淮間歡心於是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居  
 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  
 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  
 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  
 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過除凶惡何  
 逃寇之為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  
 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  
 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味  
 爽開南門引軍詣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  
 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走  
 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賊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  
 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  
 行令夜俱起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望火  
 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為東城太守廣陵吏  
 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縵負而追之登曉語令  
 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向忠無令  
 吾平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數恨不早用



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文帝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為郎中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曼歷匈奴中郎將中

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謝承漢書曰曼有幹事才達於從政為漢良吏初從徐州

從事辟司徒府徐盧奴令冀州舉尤異遷揚州刺史丹揚太守是時邊方有警荒胡出寇三府舉能遷曼

匈奴中郎將討賊有功徵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數曼具答言

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為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其國大小道里近遠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

獸異物各種不與中國同者悉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言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曼轉

拜長水校尉洪體貌魁梧右目異於人舉孝廉為郎時選終太原太守

三署郎以補縣長琅邪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

東海王朗留丘長洪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洪為功曹董卓殺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

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

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

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

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

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

聞弟為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

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

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

孔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



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外壇操九不軟  
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鸞  
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  
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由陳留太守邈東郡太  
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  
盟齊心勦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  
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  
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臣松之案于時此盟止有  
劉岱等五人而已魏氏春  
秋橫內劉表等數人皆非事實表保據江  
漢身未嘗出境何由得與洪同壇而盟乎頃之諸軍

莫濟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  
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冥二州交兵使命不  
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九州春秋曰初  
平中焦和為青好會青州刺  
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九州春秋曰初  
平中焦和為青  
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黃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  
不暇為民保鄣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卓將  
戰於雒陽敗績黃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  
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陸寇奔走  
未嘗凌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沈河令賊不得渡禱  
祈羣山作求用兵必利善惡常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入見  
其清以吹于雲出則渾亂命不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  
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  
於雍丘超言唯恃藏洪當來救吾衆人以為袁曹

魏志

十一



方睦而世為紹所表用必不欺矣招禍遠來赴此  
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肯奉者但恐見禁制不  
相及遠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兵又從  
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  
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  
洪邑人陳琳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  
隔閡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  
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  
此辱雅貺述敘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  
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

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  
肝膽猶身跡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  
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闡於大道不達余  
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  
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筭計長短辯訟是非是非之  
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  
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荅  
亦冀遙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  
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  
也本因行役寇竊大州恩深分厚豈樂今日自還



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  
撫弦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韓佐王  
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  
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  
郡將違牖望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樓運喪  
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豈此二者與其  
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  
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住者  
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  
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

景明親登壇嘔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

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

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臣松之案英雄記

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其州然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之事未詳呂奉先討

卓來奔註謂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

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

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

蒙屬際臣松之案公孫瓚表列紹罪過云紹與故虎牙

於勳紹罪七也疑此是子璜也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

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



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以沮  
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崇待放者  
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頭也故僕臨戎前  
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  
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  
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  
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  
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  
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  
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

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  
吾見分為萬交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  
子之言則包胥且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  
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  
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  
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  
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  
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  
為一年之資臣困補之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  
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齊力



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間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疆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厨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為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為使作薄粥衆分歠之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將士咸流涕無能仰視者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



紹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惟慢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  
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羽翼  
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  
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勳  
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  
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  
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徐衆三國  
評曰洪數

天下名義救舊君之危其恩足以感人情義足以勵薄俗然  
來亦知己親友致竹州郡雖非君臣且實盟主既受其命義  
不廢或素曹方睦夾輔皇室呂布反覆無義志在逆亂而觀  
超擅立布為州牧其於王法乃一罪人也曹公討之袁氏弗  
救未為非理也洪本不當就表請兵又不當還為怨讎為洪  
計者苟力所不足可奔他國以求赴救若謀力未展以待事  
機則宜徐更觀釁效死於超何必誓守窮城  
而無變通身死於民功名不立良可哀也 洪邑人陳容

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  
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  
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  
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  
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  
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  
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



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評曰呂布有虓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覆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昔漢光武謬於龐萌近魏太祖亦蔽於張邈知人則哲唯帝難之信矣陳登臧洪並有雄氣壯節登降年夙隕功業未遂洪以兵弱敵彊烈士不立惜哉

呂布張邈臧洪傳第七 魏書 國志七

二公孫陶四張傳第八 魏書 國志八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子又人也今音郎定反為郡

下書佐有姿儀大音聲故太守器之以女妻焉略

曰瓚性辯惠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物遣詣涿郡盧植

讀經後復為郡吏劉太守坐事徵詣廷尉瓚為御

車身執徒養及劉徙日南瓚具米肉於北芒上祭

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人臣當詣日南日

南鄣氣或恐不還與先人辭於此再拜慷慨而起

時見者莫不歔歔劉道得赦還瓚以孝廉為郎除

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見鮮卑數百



騎璜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騎曰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璜乃自持矛兩頭施刃馳出刺胡殺傷數十人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遷為丞令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璜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州春秋曰純自號彌天將軍安定王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璜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璜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

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璜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

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為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

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為幽

州牧吳書曰虞東海恭王之後也遭世衰亂又與時主疏遠仕縣為戶曹吏以能治身奉職召為郡吏以孝廉為郎

累遷至幽州刺史轉甘陵相甚得東土戎狄之心後以疾歸家常降身隱約與邑黨州閭同樂共卹等齊有無不以名位

自殊鄉曲咸共宗之時鄉曲有所訟訟不以詣吏自投虞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皆大小敬從不以為恨嘗有失牛者

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會甘陵復亂吏民思虞治行復以為甘陵相甘

陵大治徵拜尚書令光祿勳以公族有禮更為宗正 英雄記曰虞為博平令治正推平高尚純樸境內無盜賊災害不

生時鄰縣接壤蝗蟲為害至博平界飛過不入 魏書曰虞在幽州清靜儉約以禮義化民靈帝時南宮災吏遷補

州郡者皆責助治宮錢或一十萬或二十萬富者以私財辦或發民錢以備之貧而清慎者無以充調或至自殺靈帝



以虞清貧特不使出錢 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

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

使人微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

兵但留瓚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

入鮮卑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為列侯

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英雄記曰虞讓太尉因

焉豫州牧黃琬南陽太守羊續並任為公 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司馬瓚

奮武將軍封薊侯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

虞為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

為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

之望也遂推虞為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

復勸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

等連和九州春秋曰紹復使故樂浪太守甘陵張岐齋議

孝之道既不能濟孤受國恩天下擾亂未敢出此言乎忠

謀欲塗汚忠臣邪吳書曰韻以書與袁術云帝非孝靈

子欲依紹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稱虞功德治行華

夏少二當今公室枝屬皆美能及又云昔光武去定王五

世以大司馬領河北取奔馮異勸中尊號卒代更始今劉

公自恭王枝別其數亦五以大司馬領此其與光

武同是時有四星會于箕尾稱識云神人將在燕分又

言濟陰男子王定得玉印文曰虞為天子陰有不臣之心

不利國謂虞當代立又別書報術是時術陰有不臣之心

虞以國有正統非人臣所宜言國辭不許乃使人私報虞

國先絕紹等乃止虞於是奉職修貢愈益恭肅諸外虞子



和為侍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偽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今將兵來迎知道經表術為說天子意術刺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出令和為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璜知術有異志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璜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璜益有隙和逃術來北復為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為流矢所中死璜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受璜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結

援範遂以勃海兵助璜破青徐黃巾兵益盛進軍

界橋與略載璜表紹罪狀曰臣聞皇義以來始有君臣上下之事張化以導民刑罰以禁暴今行車騎將軍表紹托

其先軌寇竊人爵既性暴亂惡行流穢昔為司隸校尉會國家值喪禍之際太后承攝何氏輔政紹專為邪媚不能舉直至令丁原焚燒孟津招來董卓造為亂根紹罪一也卓既入維而主見質紹不能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泰辱爵命皆上不忠紹罪二也紹為勃海太守默選戎馬當攻董卓罪三也紹既與兵涉歷二年不郵困難廣自封殖乃多以資糧專為不急割剝富室收考責錢百姓呼嗟莫不痛怨紹罪四也韓馥之迫竊其虛位矯命詔恩刻金印玉璽每下文書卓囊施檢文曰詔書一封所口浪反鄉侯印昔新室之亂漸以即真今紹所施擬而方之紹罪五也紹令崔巨業侯視星日財貨賂遺與共飲食克期會合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宜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仍有効又降服張揚而以小忿枉害於勳信用諛慝殺害有功紹罪七也紹又上故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

范志

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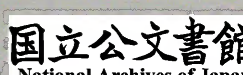
為婢使紹實微賤不可以為人後以義不冝乃據豐隆之重任秦所王爵  
損辱表宗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驅走董卓掃除陵  
廟其功莫大紹令周昂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令不得入使卓不被誅紹罪  
十也臣又每得後將軍表術書云紹非術類也紹之罪足雖南山之竹不能載  
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都諸侯背叛於是齊桓立柯亭之盟晉文為  
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彰無禮臣雖聞其名非先賢蒙被  
朝恩當此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兵討紹等若事克捷罪  
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攻戰形狀前後續上遂舉兵與紹對戰紹不勝  
以嚴綱為冀州田楷為青州單經為兗州置諸郡縣紹  
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敗走  
勃海與範俱還薊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  
稍相恨望虞懼瓚為變遂舉兵襲瓚虞為瓚所敗  
出奔居庸瓚攻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  
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六州瓚遷前將軍封

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魏氏春秋曰初劉

胡夷難禦當因不賓而討之今加財賞必益輕漢効一時  
之名非久長深慮故虞所賞賜瓚輒抄奪虞數請會稱疾  
不往至是戰敗虞欲討之告東曹掾右北平人魏攸攸曰  
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  
足持雖有小惡固宜容忍乃止後一年攸病死虞又與官  
屬議密令眾襲瓚瓚部曲放散在外自懼敗掘東城門欲  
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救令勿燒故瓚得放火  
因以精銳衝突虞眾大潰奔居庸城瓚及家屬以還殺  
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典略曰瓚曝虞於市而祝曰若  
應為天子者天當降雨救之時盛暑竟日不雨遂殺虞  
英雄記曰虞之見殺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璜上訓  
瓚等忠義奮發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為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英雄  
記曰

瓚統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  
其故荅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為職  
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  
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





之誓自號為伯三人者為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已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也

虞從事

漁陽鮮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率州兵欲報

瓚以燕國閭柔素有恩信共推柔為烏丸司馬柔

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

守鄒丹戰于潞北太破之斬丹袁紹又遣麴義及

虞子和將兵與輔合擊瓚瓚軍數敗乃走還易京

固守

英雄記曰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當之乃築京

固守瓚別將有為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  
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  
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  
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為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  
門一臣松之以為童謠之言無不皆驗至如此記似若無  
故謠言之作蓋令瓚終始保易無事遠略而瓚因破黃巾

之威意志張遠遂置三州刺史  
史圖滅袁氏所以致敗也 為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

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塹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

穀三百萬斛

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計瓚  
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

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

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欺袁紹紹遣將攻之連年

不能拔

漢晉春秋曰袁紹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  
要中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流刃  
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綬緩以此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  
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足下棄烈上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  
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景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  
戰陣懼於飛矢逆流狂刀橫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  
覺也故為焉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  
天岡可吞豪雄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



而足下嘗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遂其無疆之怒不顧  
逆順之津區怨害民窮於余躬遂躍馬控弦我祗上毒偏  
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  
震震駿馬電發僕師徒擊合機械不嚴疆弱殊科眾寡異論  
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殺此非天威裴謀  
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姪  
賊以焚蕪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  
未齊而足下膽破眾散不鼓而敗兵眾擾亂君臣並奔此又  
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際彌深孤之師旅不勝  
其念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  
也後此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脩來之言僕既欣於舊  
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帶盈一  
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  
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戚否  
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疆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  
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  
老弱幽土憤怨眾叛親離予然無黨又烏九穢貽皆與足  
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為鋒銳又東西解甲  
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  
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成敗之心夫與

州壤發蕭牆將以定焉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  
討會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任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  
前行乃界橋牽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鏃金紆紫  
命以元帥謂當因效奮發以報孟明之耻是故戰夫引領竦  
望旌旆怪逆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晉滅相為惜之夫有  
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  
者不收威懷並喪何以立名今昔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  
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戮于戈放散牛馬足  
下獨何守區區之土保軍內之廣昔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  
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  
玷皇天是聞莫不荅而增脩戎備謂關靖曰當今四方虎  
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  
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  
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眾陸梁冀州  
橫斷紹後長史關靖說瓚曰今將軍將士皆已士  
崩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



將軍為主耳將軍堅守曠日素紹要當自退自退  
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今舍之而去  
軍無鎮重易示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  
野何所成邪璣遂止不出其雄記曰關靖字士起太原人本酷吏也諂而無大謀特  
為璣所救至欲內外擊紹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  
信幸  
火為應典略曰璣遣行人文則齋書告子續曰衣氏之攻  
似若神鬼諷前鳴於地中梯衝舞三橫上日窮月  
其可得乎獻帝春秋曰璣夢城崩知必敗乃遣間使與  
續書紹候者得之使陳琳更其書曰蓋聞左昔襄周之世信  
不流血以為不然豈意今日身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  
當其極其餘語與典略所載同  
火璣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復

還守紹為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英雄記曰袁紹分部攻者掘地

為道穿穴其樓下稍稍施木柱之度璣自知必敗盡殺其

妻子乃自殺漢晉春秋曰關靖曰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

悉送其鮮于輔將其衆奉二命以輔為達忠將軍

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間柔遣使

請太祖受事遷護烏丸校尉而輔身詣太祖拜左

度還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魏略曰輔從太祖

太祖喜顧謂輔曰如前歲本初送公孫瓚頭來孤太祖破南

皮柔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

丸以功封關內侯魏略曰太祖甚愛關柔每謂之曰我視

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柔由此自



託於五官輔亦率其眾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

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縣侯位特進

陶謙字恭祖丹楊人

吳書曰謙父故餘姚長壽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

乘竹馬而戲邑中兒僮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士公出遇之塗見其容貌異而呼之往車與語甚悅因許妻以女甘公夫人

生仕州郡舉茂才除廬令

吳書曰謙性剛直有大節少察孝廉拜尚書郎除督令郡

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交友意殊親之而謙耻為之屈與眾遠城因以公事進見坐罷磐常私還入與謙飲宴或拒不為留常以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及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屬謙則勝人由是不樂年以操隙謙在官清白無

以糾舉祠靈星有

去五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

騎將軍張溫軍

西討韓遂 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

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還章韓遂為亂司空

張溫命征討又請謙為參軍事接過甚久而謙輕其行事心懷不服及軍出能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衆辱溫怒

飲過失不蒙容貸遠棄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安所歸望不如此釋憾除恨克復初分於以遠問德美溫然其言乃追還謙謙至或人謂謙曰足下輕厚三公罪自巳作今蒙釋宥德

莫厚矣宜降志卑辭以謝之謙曰諾又謂溫曰陶恭祖今深自罪責思在變革謝天子禮畢必詣公門公且見之以慰其

意時溫於宮門見謙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為公邪溫曰恭祖痼病尚未除邪遂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

史擊黃巾破走之董卓之亂州郡起兵天子都長安四方斷絕謙遣使開行致貢獻遷安東將軍徐

州牧封溧陽侯是時徐州有姓殷盛穀米豐贍流

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廣陵太守琅邪趙昱徐



方名士也以忠直見疏謝承漢書曰五年十三母嘗病

交驥推粟出卜初禱泣血衛黨稱其孝就處士東莞其母君

受公羊傳兼該羣業至歷年潛志不闕園圃親疏希見其面

時入定省父母病即還高潔廉正抱禮而立清英儼恪莫

干其志旌善以興化雅不以喬俗州郡請名常稱病不應回

相擅謾陳遵比召不起或與盛怒終不迴意舉孝廉除莒長

宣揚五教改為國表會黃巾作亂陸梁五郡郡縣發兵以為

先辨徐州刺史巴祗表功第一當受遷賞昱深以為取委官

還家徐州牧陶謙初辟別駕從事辭疾遂遣謙重令揚州從

事會稽吳範宣旨昱守意不移欲威以刑罰然後乃起舉茂

才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進入郡界昱將兵拒戰

敗績見害曹宏等讒匿小人也謙親任之刑政失和良

善多被其害由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

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并其衆初平四年太祖征

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死者萬數

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

事靈帝末天下亂帝以所寵小黃門蹇碩為西園

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天下豪傑以為

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靈帝紀曰以虎

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

軍校尉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淳于瓊為左右校尉并

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

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

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

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略諸縣衆至數千人山

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復與匈奴

嘉靖九年補刊

鬼志

卷之二



單于於夫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于執  
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執  
楊至黎陽攻破渡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  
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控  
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  
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  
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  
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  
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爲大司馬英雄記曰  
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

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剡太祖以糧少引軍還

曰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疆乃表令  
州郡一時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  
未弭或將吏不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所聞  
震蕩城邑丘牆懼於橫暴貞良化爲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  
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佗方攜白首於山野棄稚  
子於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饑厄困苦亦曰甚  
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於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  
恐一朝解散夕見係虜是以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  
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負吏以供官署慰示  
遠近咸使聞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  
克難乎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師  
有扈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  
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治受策長驅匪遑  
啓處雖憲章勅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  
衆殊不畏死父兄殲殪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  
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  
疆日難必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  
疆疆弱枝過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



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艾疆寇惟力是視入宣  
德澤躬奉職事異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  
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  
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之願也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  
水次輒勒兵衛送曹公得謙上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多  
殺人民謙引兵擊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謙公引兵還  
臣松之案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  
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興平元年復東征略

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恐欲走歸丹揚會張邈叛迎

呂布太祖還擊布是歲謙病死

吳書曰謙死時年六十  
三張昭等為之哀辭曰

倚軼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以溫  
仁令舒及盧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夷貊頽侯  
以清蠶蠶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績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  
土溧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來  
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  
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謙二子崗應皆  
仕不

揚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

殺揚以應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

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大城斬固盡收其衆

也

典略曰固字白兔醜殺楊醜軍屯射大時有平諷固曰將  
軍字兔而此邑名大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移去兔不從

遂戰死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

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

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親

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

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



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菟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  
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  
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  
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  
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  
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  
卿圖王耳魏書曰度語毅儀識書云孫登當為天子太守姓公孫字升濟升即登也時襄平  
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  
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  
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

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  
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晉陽秋曰敏子追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之曰不孝莫大於無後何可終身不娶乎乃娶妻生子胤而遺妻常如居喪之禮不勝憂歎年而卒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以祖父不知存亡設主奉之由是知名仕至司徒臣松之案本傳云敏分遼東郡為遼西

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  
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  
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  
兵乘齎露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  
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



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素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吳書載淵表權曰臣伏惟遭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則擾攘自先人以來漢魏階緣際會為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文不越境是以因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三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

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勅誠聖旨彌審重統累素幽明備着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畫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採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諂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中東太守証誤之言輿輿州兵圖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陳平取況亦觀時變卒歸於漢勒名帝籍儉有如近易誠願神謨蚤定洪業奮六師之勢收河洛之地為聖代宗天下幸甚魏略曰國家知淵兩端而恐遼東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曰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與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義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人臣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昔恩叛注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之險阻王誅未加比年已來復遠遣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遷有無既不疑拒齎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貨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



信陷君於惡春秋所書也今遼東玄菟奉事國朝行青拖紫以千百為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於匱虎兇出於匣是誰之過歟國朝為子大夫蓋之昔孤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碎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乎且又此事固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惕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為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賤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力難為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之日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於此今忠臣烈將咸忿遼東反覆攜貳皆欲乘桴浮海期於肆意朕為天下父母加念天下新定既不欲勞動干戈遠涉大川費役如彼又悼邊陲遺餘黎民迷誤如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以建大功福莫大焉儻恐自嫌已為惡逆所見染汗不敢倡言權遣求懷伊滅共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

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亦恐

權遠不可恃且負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

首魏略載淵表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今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此賊虜暗然迷惑違戾

羣下不從眾諫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豐私懷幸甚賊眾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省津偽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

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質達虞咨領餘眾在船所

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入兵眾多見臣不便承受

吳命意有猜疑懼其死作變態妄生即進兵圍取斬彌晏泰

潛等首級其吏從兵眾皆士伍小人給使東西不得自由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元邊城別遣將韓起等率將

三軍馳行各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

伏以待其下又驅群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

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

三百餘級被創赴水沒溺者可二百餘人其散走山谷未歸

降及藏竄饑餓死者不在數中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

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

錫十物及彌等偽節印綬首級又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



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息脩別屬二弟權敢姦巧便  
 擅拜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為賊權  
 汗損所加既行天誅猶有餘忿又曰臣父康昔殺權使結為  
 讎隙今乃譎欺遣使誘致令權傾心虛國竭祿遠命上鄉寵  
 授極位震動南土備盡禮數又權待舒綜契闊委曲君臣上  
 下畢歡竭情而令四使見殺梟示萬里士衆流離屠戮津渚  
 慙恥遠布痛辱彌天權之怨疾將刻肌骨若天衰其業使至  
 喪墮權將內傷憤激而死若期運未訖將播毒螫必恐長蛇  
 來為寇害徐州諸屯及城陽諸郡與相接近如有舩衆後年  
 向海門得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豫又曰臣門戶受恩實  
 深實重自臣承攝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墮越  
 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疑前章表  
 所陳情趣事勢實但欲罷弊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  
 之恩附僭盜之虜也而後愛僧之人緣事加誣偽生節自卒  
 令明聰疑於市虎移恩改愛興動威怒幾至沈沒長為負忝  
 幸賴慈恩猶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愆責如天威遠加不見  
 假借早當糜碎辱先廢祀何緣自明建此微功臣既喜於事  
 捷得自申展悲於時昔至此變故餘怖踊未敢便寧謹呈  
 下既崇春日生全之仁除忿塞隙抑弭纖介推今亮往察臣  
 本心長令抱戴銜分三泉又曰臣波服光榮恩請乘報而以

罪釁自招謹怒分當即戮為衆社戒所以越典詭常僞通於  
 吳誠自念窮迫報效未立而為天威督罰所加長恐奄忽不  
 得自洗故敢自開替廢於一年遣使誘吳知其必來權之來  
 郡積有年歲初無倡答一言之應今權得使來必不疑至此  
 一舉果如所規上卿大衆翁赫豐盛財貨賂遺傾國極位到  
 見禽取流離死亡千有餘人滅絕不反此誠暴殄賊之鋒權  
 於國雖有非常之過亦有非常之功願陛下原其踰關之愆  
 采其毫毛之善使得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  
 國恩保全終始矣

公持節領郡如故

魏名臣奏載中領軍夏侯獻表曰公

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  
 賊權軍級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  
 高句麗穢貊與淵為仇並為寇釁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  
 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  
 示以禍福奉車都尉弘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  
 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綰百  
 匹弘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  
 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



國夙夜奉奉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  
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故若出曾臆如仕本部當  
在八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弘行弘乃  
自替土習其國俗為說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  
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難生之降齊王陸賈  
之說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驥驥將已篤疾  
不宜廢扁鵲也 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  
願察惠言也

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 吳書曰魏遣使者傅容聶夔拜

語淵曰使者左駁伯使皆揮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疑怖

容夔至住學館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容夔天怖由

是還洛 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

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

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

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

魏書曰淵知此變非獨出 為與國然猶令官屬 參軍臣柳蒲等七 伏讀懇切精思 德惠澤沾渥滋 報死不擇地臣 轉輸費調以供 覆沒淵祖父度 略聚烏合之民 度則郡早為立 既薨粗吏民感 敵文昭武烈邁 明之計夾輔漢 焉乃慕託高風

懷 仰盛懿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惠 志



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地上割以付君世世于  
絲實得有之皇天后上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  
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為國  
以禮叔化流行獨見先親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陵如夷世  
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成思好淵執節彌固不為  
利迴守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  
誘致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疆吳之  
略事魏之心靈祇明蓋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茲武功  
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下及陪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當  
卒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  
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遂痛切見棄舉國號咷拊膺泣血夫  
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  
討蓋聖王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  
後征伐端小心翼翼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  
節還被患禍小舟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誠或接邪盜言  
孔甘猶當清覽惜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尚望文告  
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寤計功成降當在八議

奏文

七

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無戈長驅衝擊遼士犬馬惡死况於  
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  
然重奔異心茲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口漢安帝建光  
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刺史  
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刺史考  
茲臣矯制者今刺史或儻謬承矯制平臣等議以為刺史與  
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歎息自傷無罪  
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  
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  
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  
農民釋其耨鋤伐薪制挺改案為檣奔馳赴難軍旅行成雖  
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孤棄怨而不怒比遣勅軍勿得干  
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於畢命  
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  
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况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著廊廟  
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著廊廟  
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取小自重  
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  
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為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  
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為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

魏文

八



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彊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  
忠至義盡為九州表方今二敵關闕未定孰定是之不戒而  
淵是害如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  
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則君之臣等生於荒裔之土出於  
主鬻之中無大援於魏世隸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  
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  
不達大節苟執一介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  
恢崇撫育亮其控告使  
疏遠之臣永有保持

二年春遣太尉司馬宣王征淵

六月軍至遼東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漢元年聞魏人將討復稱臣於吳乞兵北伐以自救

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指霸王之計也  
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美蓋萬里若兵連不解前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權曰善乃勒兵大出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夏也

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

隧圍塹二十餘里宣王軍至令衍逆戰宣王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宣王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眾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



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魏略曰始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聞淵劫奪恭位謂淵終不可保數自表聞欲令國家討淵帝以淵已秉權故因而撫之及淵叛遂以國法繫晃晃雖有前言異不坐然內以骨肉知淵破則已從及淵首到晃自審必死與其子相對啼哭時上亦欲活之而有司以為不可遂殺之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

牛角亦起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廩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今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寢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黑山靈帝不能征河北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九州春秋曰張角之反也黑山白劉石平漢大洪司隸綠城羅市雷公浮雲飛燕白爵楊鳳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萬小者不減數千靈帝不能討乃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遂瀰漫不可復數 典略曰黑山黃巾諸帥本非冠蓋自相號字謂



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謂輕捷者為張飛燕謂聲大者為張雷  
公其饒鬚者則自稱于抵根其眼大者自稱李大目張潘漢  
記云又有左校郭大賢左髭丈八三部也

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

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

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

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

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薨子方

嗣方薨子融嗣陸機晉惠帝起居注曰門下通事令史張

封郡公尋為倫所殺林飛燕之曾孫林與趙王倫為亂未及周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

亂涼州金城麴勝龍表殺祖厲長劉雋繡為縣吏間伺

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

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

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忠以農去饑餓南攻

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

南征軍清水繡等舉衆降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

祖聞其不悅密有殺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

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傳子曰繡有所親胡車兒勇

與之繡聞之疑太祖欲囚左右刺之遂反兵善曰繡降袁

統用賈詡計乞從軍就為首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

重乞得使兵各被中太祖信繡皆聽之太祖比年攻之不

繡乃嚴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太祖比年攻之不

克太祖拒柔紹於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語



在謂傳繡至太祖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  
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後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  
從破素譚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  
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  
多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曰定侯魏略曰五官  
將數因請會  
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  
視人邪繡心不自安乃自殺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  
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鶴鳴  
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故  
出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

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  
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  
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  
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  
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  
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  
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  
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  
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  
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典略曰熹平中妖  
賊大起三輔有駱



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角為  
 太平道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為符祝教病  
 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日淺而愈者則云此人  
 信道其或不愈則為不信道脩法略與角同加施靜室使病  
 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女姦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  
 使都習號為姦令為鬼吏十七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  
 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共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  
 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為常故  
 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為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  
 事之後角被誅脩亦亡及晉在漢中因其民信行脩業遂增  
 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  
 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  
 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臣松之謂張漢末力不能征遂  
 脩應是張衡非典略之失則傳寫之誤

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民有地中得主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  
 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

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相文次及竇融不  
 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力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  
 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  
 午谷奔之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  
 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肯率眾數萬人拒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魏名  
臣奏載董昭表曰武皇帝承涼州後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  
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為然及往  
臨履不知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  
屯既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武皇帝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  
還遣故大將軍夏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未還  
夜迷惑誤入賊營賊便退散侍中辛毗劉曄等在兵後語惇  
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惇前自見乃  
還白武皇帝進兵定之幸而克獲此近事史士所知又揚暨



表曰武皇帝始征張魯以十萬之衆身親臨履指授方略因就民麥以為軍糧張衛之守蓋不足言地險守易雖有精兵與虎將勢不能施對兵三日欲抽軍還言作軍三十年一朝持日魯遣五官掾降弟衛橫山築陽平城以拒王師不得進魯走巴中軍糧盡太祖將還西曹掾東郭諶曰不可魯已降留使既未反衛雖不同偏構可攻縣軍深入以進必克退必不免太祖疑之夜有野糜數千突壞衛營軍大驚夜高祚等誤與衛衆遇祚等多鳴鼓角會魚聞陽平已陷將稽顙衆衛懼以為大軍見掩遂降

圍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灌赴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

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

禮封閣中侯邑萬戶封魯五子及關圍等皆為列侯臣松之

魯雖有善心要為敗而後降今下乃寵以萬戶五子皆封侯過矣習鑿齒曰魯欲稱王而關圍諫止之今封圍為列侯夫賞罰者所以懲惡勸善也苟其可以明軌訓於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關圍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燠燠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以加也魏略曰黃初中增關圍爵邑在禮為中後十餘歲病死晉書云西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之曰原侯子戎司馬關續圍孫也

富嗣魏略曰劉雄鳴者藍田人也必以乘藥射獵為事常居謂之能為雲霧郭李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州郡表薦為小將馬超等反不肯從超破之後詣太祖太祖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即卿也乃厚禮之表拜為將軍遣令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依



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太祖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  
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降太祖捉其鬚曰老賊負  
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李堪皆河東人也  
與平之亂各有衆千餘家建安十六年並與馬超合超破走  
堪臨陣死銀選南入漢中漢  
中破詣太祖降皆復官爵

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業以載凶  
祇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於臣下皆擁據  
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



二公孫陶四張傳卷第八

魏書國志八





